



GREGG ANDREW HURWITZ

# TRUST NO ONE

## 不要相信任何人

[美国] 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著 张乐 译



**TRUST NO ONE**  
**不要相信任何人**

[美国] 格雷格·安德鲁 赫姆茨 著 张乐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相信任何人 / (美) 赫维茨 (Hurwitz, G. A.) 著; 张乐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9  
(外国通俗文库)  
书名原文: Trust no one  
ISBN 978-7-5447-3962-7

I. ①不… II. ①赫…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6016号

Trust No One by Gregg Andrew Hurwitz  
Copyright © by Gregg Andrew Hurwit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Priest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064号

**书 名**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作 者** [美国] 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译 者** 张 乐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李仁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5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962-7  
**定 价** 25.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第 1 章	1
第 2 章	7
第 3 章	12
第 4 章	20
第 5 章	27
第 6 章	30
第 7 章	38
第 8 章	43
第 9 章	47
第 10 章	55
第 11 章	58
第 12 章	63
第 13 章	69
第 14 章	74
第 15 章	79
第 16 章	85
第 17 章	88
第 18 章	94
第 19 章	97
第 20 章	105
第 21 章	109
第 22 章	112

第 23 章	117
第 24 章	124
第 25 章	130
第 26 章	136
第 27 章	140
第 28 章	146
第 29 章	150
第 30 章	156
第 31 章	160
第 32 章	166
第 33 章	172
第 34 章	175
第 35 章	179
第 36 章	182
第 37 章	187
第 38 章	194
第 39 章	204
第 40 章	210
第 41 章	214
第 42 章	220
第 43 章	224
第 44 章	230
第 45 章	239
第 46 章	245
第 47 章	251
第 48 章	258
第 49 章	262
第 50 章	266

## 第 1 章

我在凌晨 2 点 18 分惊醒，鲜红的数字座钟在床头柜上凝视着我。这些年来，无论在哪个时区，每夜我总是准时在相同的时刻醒来。但在 17 年之后，我终于战胜了纠缠我已久的恐惧，可以通宵安睡了。或者说，我终于相信自己了。

从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把静夜撕裂。起初，我以为这声音是隐匿在我脑海深处某个角落里那些零碎的梦的音轨。但那遥远的警笛蜂鸣声不仅没有渐渐消退，反而愈发响亮起来。这已不是梦境，我被真实的警笛声惊醒了。

我开始回忆起刚刚过去的那个夜晚——黄金档的总统竞选节目结束后，电视里开始播报最新发生的实况新闻，而我却渐渐地陷入梦乡。一辆被撞得稀巴烂的“切诺基”吉普沿着 405 号高速飞快地奔驰，车后尾随着一大批黑白相间的警车，它们呈扇形展开，宛如一顶打开的降落伞。

我用力地眨了眨眼睛，吸了口气，看向四周。空气中有弥漫在我们这幢公寓楼里的柠檬气味。床单和枕头上留有我的汗渍。阳台上那堵薄墙旁的棕榈叶被微风吹得沙沙作响。一束水蓝色的光照在卧室天花板上，波澜起伏。我坐了起来。

房间那头的衣箱上，电视机已经关上了。警笛蜂鸣声由远而近。然后，随着天花板上灯光的消逝，警笛声也戛然而止。

我掀起床单，轻轻地走上地毯，跨过随意丢弃在一旁的《体育画报》和一堆工作时穿的男式衬衫。那份工作我已于一周前辞去了。穿着花格子睡裤的我大着胆子走进客厅，朝阳台走去。警车灯透过锁上的玻璃拉门射了进来。走到一半时我怔住了。起初我认为这只是我的一个错觉。

一根厚实的黑色尼龙绳从房顶上垂了下来，绳的末端在我的阳台上盘

成圈，一动不动。我不再呆立着，而是拉开了玻璃拉门，蹑手蹑脚地步入阳台。在我身后，门又自动关上了。我站在阳台上俯视下面狭窄的圣莫尼卡城的街道，大街两旁坐落着许多其他的普通公寓大楼，街上的路灯零星星星。我呆呆地看了一会儿那条垂下的绳子，然后又四处张望，期望有人能知道些什么。

楼下汽车拉长的阴影勾勒出街的轮廓。一辆 SUV 停在人行道旁，堵塞了街道。车的前灯和顶灯都没亮，玻璃是有色的，但排气管却一直在那儿排放着阵阵尾气。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在拐弯处转悠，然后又停了下来，停靠在 SUV 的后面。

17 年来的恐惧再次席卷而来，我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开始跳跃。我眯着眼，寻找究竟是在哪辆车顶上装有警灯。在我眼睛的余光下，绳子的末端被猛地抽起。我还没来得及细想，房顶就开始吱吱作响。SUV 的车头灯猛然亮起，那灯光让我目眩。上面传来滑索声，那声响是如此尖锐，以致我的牙齿开始不自觉地打战。突然，一个黑影朝我袭来，两只靴子刚好踹在我的胸口。我的脚还停留在原地，但整个身子却向后飞去，身后的玻璃拉门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被我撞碎了。我的肩胛骨重重地着地，我感觉风从我的身旁呼呼地吹过。这是一个身穿黑衣的身影，准确地说是特种部队的跳伞装，装备是一支突击步枪。即使他头戴巴拉克拉法兜帽，但看上去还是有些局促不安。在他跳下来之前，很明显，他并没有看到在下面的我。

“该死，”他说，“对不起。”

尽管我摔得不轻，但他却做了一次完美的着陆，并一下把步枪瞄准了我的脸。

我默默地背过身去。疼痛在我的肺部隐隐发作，并迅速蔓延到身子一侧。胸口的灼热让我蜷缩着身体。此时他威风凛凛地向我走过来。

走廊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伴随着我的心跳声，如此强劲地摇晃着我的视线。紧接着，前面的门直直地向我飞来，铰链和插锁也撞飞了，好像门外有飓风在肆虐一般。那扇门从离我鼻子不到 1 英寸的上方划过，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地毯上。

我在袭击者的脚下痛苦地打着滚，与其说害怕，不如说是恐慌。三名男子狠狠地抽打着我，将我的脸摁压在地毯上，我感觉到自己的门牙直插到下唇里。他们戴着手套搜我的身、我的脚踝，甚至是我的胯部。我瞅见又有一些黑色的身影飞冲进门，用突击步枪四处瞄准，有几名男子飞跑着进了卧室。我听到衣橱门砰地关上了，浴帘也甩到一边。

“尼克·霍里根？你是尼克·霍里根吗？”我胸口的压力小了些，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翻过身子，凝视着一张没戴兜帽和护目镜的脸。这张脸很瘦，轮廓严肃而阴郁，细长的鼻子因受过重创向左歪斜，灰白色头发偏向一侧朝后梳去。椒盐色的须根使他的脸颊发暗，这一点与他红领带打出的漂亮的结或干净利落的剪发毫不相称。

“你是尼克·霍里根吗？”

我迟疑地点点头，尽量使自己呼吸正常。一股咸热的液体从我裂开的嘴唇流到下巴上。其他人——大约有15个吧？——已经分散到公寓的各个位置，翻倒抽屉，用刀划开沙发坐垫，推翻椅子。我听到餐具乒乒乓乓地翻掉在地毯上。此时有定时自动开关功能的收音机突然响了，它在播放抗真菌软膏的广告，接着我听到有人在咒骂，然后收音机的声音戛然而止。

眼前这个头发灰白的男子愤怒地盯着我，然后又扫了一圈其他人，他显然是这些人的头儿。“见鬼，他怎么了，塞弗？”

“我从屋檐上滑下来的时候踢到了他的胸口。”一个带点儿南方口音的声音说道，这口音可能是马里兰州或弗吉尼亚州的。那家伙除掉了他的帽子，露出一张国字脸，更醒目的是他理了个军人式的小平头。他比那个蹲在我面前的领头的块头还要大，而且他年轻些，大约有45岁，虽然晒黑后又变白了的皮肤让他看起来有点显老。他的举止表明他是这些黑衣人的头领。

领头的目光又扫回来。“尼克·霍里根，出生于1973年6月12日？特工弗兰克·杜朗特的儿子？”

“是继子。”我纠正说。

他将一张照片放在我的脸前。那是一张半身照，上面的男人穿着一件蓝色运动夹克，表情阴沉，很不上镜。他大嘴巴，厚嘴唇，看起来有点野性。



金发垂直地披在身后，照相机甚至拍摄到了上面有梳子梳过的痕迹。

“你和这个人最近的一次联系都说了些什么？”

“我没见过这个人！”我说。

“那你就是一直用电话或者电子邮件和他联系的？”

我感到有人正从军用护目镜后观察我，那人原本在看我留在餐柜上的那个空速食面碗。那照片又从我的鼻子上方飞过。“我说了，”我吼道，“我不知道这该死的人是谁！”

领头的抓住我的手臂，拽着我坐下。越过他的肩膀，此时我还可以看见墙脚已经破了的加框的华纳兄弟公司的电影海报。海报上的卡通警长约塞米蒂·萨姆正在以困惑的表情回头看着我。我麻木地朝下凝视着赤裸胸膛上靴子大小的红印。“你是谁？”那男人发问，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到他身上。

我的声音还是紧绷着：“你们早知道我是尼克·霍里根。”

“不，我的意思是，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刚刚辞掉慈善团体的工作。”我说。

我身后的一个家伙不由地大笑起来。

另一个家伙出现在我卧室门口，他手里握着我的床头柜抽屉把手，抽屉里空空如也。他说：“什么也没找到。”

领头的转过身去看着一个家伙，那家伙正在厨房用磁力计搜寻什么。他对领头的摇摇头说：“对不起，威特尔先生。”

“好了。”威特尔用手捋了下他的头发，头发正好回到原先侧分的样子。他一丝不苟的行为正符合他的职业风范，他是不修边幅的執行者中唯一的西装客。“好了，快给他件衬衫！”

一件T恤从卧室里边飞来，落在我头上。

“快穿上，我们走。”

我的“派克曼”T恤。太棒了。我刚套上衣服，两个家伙就拽我站起来。想到无论我去哪儿都需要身份证，于是我连忙从厨房地柜上一把抓过钱夹，塞进松垮垮的睡裤口袋。

“走吧，快走吧，”威特尔大声说，“你的运动鞋呢？”

我停了下来，领我到大门口去的那两名男子立刻围住我。“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们的徽章证件？”我说，尽管我很像是在表演。

威特尔闭紧嘴唇。他的手快速地伸进西装翻领，掏出印有徽章的委任证件；展翅的老鹰和国旗外缘被镀上了金黄色，那是美国特勤局的标志。他的职务写在皮革外封的塑料内页里：约瑟夫·威特尔，主管特工。他来自洛杉矶办事处，这意味着他不是来保护某个政客的，而是负责整个南加州的情报工作。为什么洛杉矶特勤局的主管不待在冷气房里而要来这里进行现场搜查呢？

“你们认为我做了什么？”我问。

有人给他送来我的运动鞋，他把鞋子掷到我的胸口。我接了过来。他把我推到走廊里，塞弗站在我前面，另一名特工站在我背后，每边各有一名特工。当我们走下楼梯时，特工们始终保持方形队列围着我。

普洛金夫人穿着浴衣站在门口，她的一头红发盘得很高，白色的发根更加显眼。她看上去很担心——这是她最喜欢的表情之一。

“回到你的公寓去，夫人！”塞弗说道。现在他的地方口音更明显了。

我们离她越来越近，但她还是站在原地。“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我没事，伊芙林。”我边说边擦掉下巴上的血迹。

“他做了什么？”

“让开！”

我们来到她跟前，塞弗伸直双臂将她推回公寓。她的头向前冲，挂在脖子上的珠链状的眼镜绳扬起来，像风筝线一样。当我们迅速地走过时，我扫了她一眼。她震惊地跌坐在绒毯上，眼镜绳缠住了她的头发，大门朝她的方向压去。这仅仅是一推而已，没什么激烈的动作，但即使这个男人只花一点点的力气，这样粗暴地对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也是很不适合的。

我想停下来，但是后面那名特工推着我向前走。

“嘿，”我对着塞弗宽阔的后背说，“至少，得让我知道她没事。”

那名特工一直推着我向前走，没有时间反驳甚至恐吓。这让我更加害怕。我踉踉跄跄地下了楼梯，试图跟上他们的步伐，我的运动鞋都差点跑掉

了。大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乙烯基材质的沙发和熏满黑烟的镜子。远处，街上亮如白昼，有警车、车头灯，还有用腕上对讲机交谈的黑衣人。几个旁观者匆匆穿衣赶来，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踮起脚尖，期待着看谁将会出现。

我们推门而出，站定了。我跳着脚穿好我的运动鞋。

“关上那可恶的车头灯！”威特尔说，“这不是什么时装秀！”

车头灯关掉了，带着一点点低声回响。突然之间，夜好像比原先更黑了。威特尔抓住另一名特工的手臂说：“它在哪里？”

“就在附近。”

“马上叫它过来！”

我大声说：“你们是不是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之间，一阵单调的低音在夜空回荡，然后一种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里惯用的特写光从屋顶上透射出来，连棕榈叶都映成了黄色。在人行道上，一个小女孩紧紧抓住她父亲的手，难以置信地张大了嘴巴。

在我住的街上，我隐约看见了一架“黑鹰”直升机，它身躯庞大，在这种环境下，还真有点现代派意味。螺旋桨转动时，刮起一阵猛烈的风，吹向人群，侵袭着树丛，我的衣服因为风而紧紧地贴在身上。威特尔的领带飘出夹克衫，立在领口。直升机倾斜着降落在沥青路上，旁观者们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威特尔死死地拽住我的胳膊走向直升机。等待上客的“黑鹰”让我不再惊恐，至少让我镇定下来，回归现实。我挣脱开他的手，说：“等一下。我不能任你摆布。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由于噪音太大，我不得不靠近他才可以听到他的话。他扯着嗓门说：“恐怖分子已潜进圣奥诺弗雷核电厂，并恐吓说要炸毁它。”

我突然感到一阵虚脱，这种感觉，我之前只有过两次：一次是当弗兰克死时，我无助地抓着他；另外一次是看“9·11事件”现场直播，我眼睁睁地望着第二架飞机撞击世贸大楼。

“哦，”我说，“上帝！但，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威特尔停下来，泰然自若，一条腿跨上起落撬。“他说啦，他只跟你谈。”

## 第 2 章

“黑鹰”直升机转了个弯，我猛然感觉自己的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从威特和塞弗对面的座位上弹了起来，一只手握在物品架上，以免摔倒。每次我为了保持平衡，都不得不小心地倾斜身子，我得把我左脚运动鞋里的空气排出去。除了飞机的正副驾驶员以及两名身着飞行服的机组人员，另外三名特工都通过无线电耳麦谈话。塘鹅牌箱包用皮带固定在地上，一些盖子敞开着，能看到里面黑色泡沫填充物中安卧着的武器——狙击步枪、手枪、手榴弹，还有一些没有组装的配置——我想组装好应该是 C4 步枪。

夜晚的空气很清新。直升机里有上了油的钢和帆布的味道。我的下唇还在不停地流血，喉咙里一直有血腥味。我们又一次从座位上弹起，风在猛烈地吹着，突然我感到一阵恶心。因为这种不适，我想起曾经听谁说过，直升机是唯一一种会在启动的时候让自身粉碎的机器。

即使在如此危急的关头，威特仍有着老特工的自信。他的姿势古板，长脸，前额突出，暗褐色的眼睛没有感情。固执自信的男人让我很反感，我很难钦佩那样的人。他们能让股票价格暴跌，或者是将人们送到战场去打仗，但自己能够一沾枕头就安然大睡。威特细长的灰白色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除了少数发丝任性地散在其他地方，看上去显得不太协调。

我一直在等，直到他转过身来看着我，然后我说：“我们正面临着—场噩梦，你们需要我，我知道。但你们不会自己想办法摆脱吗？”

威特提高了音量，使他的声音能穿越噪声。他嘶声道：“听着，这不是什么想不想办法的问题。从这家伙南下到 405 号高速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追。”

我问：“这么说，特勤局还是与恐怖分子的威胁有许多瓜葛？”

“当恐怖分子要求见你的时候，洛杉矶警察局立刻查了你的名字，”塞弗说，“当卡鲁瑟还是副总统时，他们就得知你的继父在他手下工作的详细情况，然后就让我们介入。他们认为我们一直在监视特工家庭。”

“是吗？你们一直在监视我？”

威特尔说：“让我说得更明白一点——直到我们百分之百地确定你不是恐怖分子同伙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放过你。”

“可你们无法肯定，”我说，“至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

“是的。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更全面地对你提问。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他身子稍稍前倾，肘部抵住膝盖，他那冷漠的褐色眼睛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尺。“他指名要见你，尼克，我们要知道其中的原因。”

飞机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俯冲，我们猛烈地晃了一下。塞弗伸出脚来阻止那只塘鹅牌箱包滑动。压力和肾上腺素让我头昏眼花，不稳定的飞机并没有使我好受一点。

“我完全糊涂了，”我说，“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威特尔向多疑的塞弗望了一眼。“那么我们就相信你，这样我们也好合作下去。”

威特尔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抖了抖，然后给我。我拿它按住我的嘴唇止血。

他继续说道：“洛杉矶警察局追踪恐怖分子一直追到考文城的一间屋子里。双方展开了枪战。后来他驾车逃了出来，一直往南到405号高速，到达了圣奥诺弗雷核电厂。他将一张要求见你的纸条包在石块外面扔向路障。”

我嘴边的血腥味变得刺鼻。“告诉我，怎么帮你们？”

副驾驶向身后的威特尔叫嚷了几句，然后威特尔调整好耳麦，又停下来注视我，接着向塞弗点点头。“这是特工里德·塞弗，洛杉矶高级保护小组的组长。他将向你介绍具体情况。”

塞弗做了个鬼脸。他紧握住麦克风，把传声孔对着下巴，然后对另一头的人说话：“我知道大致过程，先生。但是没有人想到会追踪到核电厂。核电厂离高速公路只有一百码。洛杉矶警察局已经警告过守卫，他们立即

包围了那座圆形大厦。”

同时，塞弗在大腿上摊开一大张图纸，朝我这边倾斜，使我能够看到。他手上捏着一根微型发光二极管照在纸上，照亮了面前的设计图。他的声音比威特尔的更粗哑些，没有因为升职而变得音色发亮。

“这是核电厂的设计图，”塞弗说，“放置反应物的圆形大厦在这里。”他强健的手指敲打在纸上。在右边。这座大厦是用钢筋混凝土堆砌而成，可以抵御坦克的攻击。唯一的问题是，”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露出一个很滑稽的笑容，“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逮的人去了左边。”

“那里有什么？”我问。

身旁的威特尔斜靠在座位上，握住麦克风。他维持着恭敬有礼的声音，但脸上的皮肤却紧绷着，他很紧张。我能看到他的太阳穴在跳动。“乏燃料池，”他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一座不同的建筑。是的，先生。混凝土和常规金属构砌的墙。它能承受鼓风机几十级的风力，但它并不是密封的，更无法防泄漏。”

他把耳麦推回到脖子旁，坐着沉思了一会儿，额头上开始冒汗。他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容易出汗的人。“黑鹰”突然做了个急转弯，但他很快恢复镇定，然后望着窗外，他的歪鼻子下有道阴影。外面长条形的带有点点红白色的 405 号高速从眼前晃过。车流仍在正常地移动，为防止出现恐慌，没有人要求疏散交通。虽然是凌晨 3 点，但行驶车辆的车头灯都熄灭了。显然，大家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正面临危机。

“黑鹰”直升机又开始爬升。威特尔握紧双拳，身体向前倾斜着。“让我告诉你事实。”他说，“乏燃料池是长方形的，大约 40 英尺深，池壁是由 5 英尺厚的混凝土做成的，周围还衬有不锈钢。在这高密度的水面下是组成了地球上最密集的放射性物质的乏燃料棒。”他的声音平静，但他用胳膊又擦了擦汗，“池子里存放的长期高渗透放射性物质比反应堆中心存放的多 10 倍。它存放的铯 137 要比北半球做过的任何一次大气核试验所存的都要多。水面底下相对稳定，危害也较小。如果放水，稍稍让乏燃料露出水面的话——”

“那就像是一场核爆炸。”尽管是凌晨，我靠在尼龙座位上的T恤还是湿透了。

“像核爆炸一样。一切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池子北边将燃烧起1000摄氏度的大火。那火就会像——”他摇了摇头，“那火就会像非要烧彻底才肯罢休一样。它会让南加州50万年都不会再有人类居住。”

塞弗从靠里的一只塘鹅牌箱包里拿出手机，递给我。

“因此，”我说，“你们需要我给他打电话？”

威特尔说：“我们需要你到那里去，把这部手机给他！”

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我会和他用电话或是扩音器通话。但我不是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工。应该让知道该怎么去做的人做这事儿。如果我做砸了怎么办？50万年，那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他说得很明白，他只想见你，而且是面对面的那种。我们别无选择。”

我咽了咽口水，喉咙干得发出了声响。为什么恐怖分子要单独见我？难道他只认识我的脸而不是声音吗？塞弗再次把手机递给我，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没有用手去接。威特尔替我接过手机，放在他的膝盖上。

我说：“我以为我们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

塞弗平静地说：“我们每天都与他们谈判。”

威特尔似乎没有听到他说的话：“面对这种程度的毁灭，你将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说，“我没主意。”

“听着，”威特尔说，“主导权在那家伙手里，你说你不是和他一道的，这就意味着你和我们在一起。你的任务是把这部手机交到他手里。在我们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给他。州里顶级的危机谈判代表已经到达现场。一旦我们通上话，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如果我不能说服他拿手机怎么办？如果他首先就引爆怎么办？”

威特尔严肃地点点头，拉了拉他下巴上那块松弛的皮肤，说：“我认识你父亲，只要你有他的基因，我们就会有赢的机会。关键时刻我们总是要赌一把。”

“是我继父，”我说，“所以我最好还是不要去赌。”

威特尔用他那暗褐色的眼睛注视着我说：“弗兰克·杜朗特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你就算是他的继子，也会继承一些他的特质。”

我没有去拿手机，而是斜靠在座位上不安地叹气。做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现实最终开始下沉，因此，我感到刺骨的寒冷。我又了解什么呢？我们正在一步步向核电站和恐怖分子逼近，黑暗随之降临。

我寻思着我的继父会做些什么。弗兰克·杜朗特去世已经有 17 年了。如果可以直白地形容的话，我会说，他就是我的英雄。



### 第3章

父亲去世之后的第7年，我第一次见到弗兰克。他当时坐在我家那间黄色的厨房里，他的手搁在我母亲的膝盖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亲生爸爸在我4岁的时候，开卡车摔进了山谷。时间过去太久了，我只对他留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我从来都不认为他有缺点，即便真有很多。当他们把方向盘掰出他胸口的时候，他血液中酒精含量已达到了0.2%。我可以把他神圣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把他神圣化。我把他的照片框起来放在书架上。照片上，他身穿一件白色T恤，袖口里塞着一包烟，头发短短的，脸上挂着微笑。在相片的最下方，他的指尖间夹着一根骆驼牌香烟。

当我那天上午走进厨房的时候，弗兰克把手从母亲膝盖上移开，他站了起来，一种非常古怪的正式站姿。我踏了一下滑板的板头，这样整个滑板弹起来，我一把抓住了它的高桥部位。他很高大，大概6.2英尺。他弯着腰，前臂上有类似汉字的文身。

我的妈妈连忙站起来，洗他们喝过的咖啡杯，她手腕上的镯子不安地叮当作响。“尼克，这是我的新朋友弗兰克。他在特勤局工作，保护我们新任的副总统。这工作是不是很棒？”

我想：新朋友？很棒？成年人从哪儿知道的这些？

“我不觉得很棒。”我说。

我母亲抿紧嘴唇，但还是平静地看着我说：“是的，这不是什么很棒的活。”

他当时不在洛杉矶办事处，他被指派负责保护加斯帕·卡鲁瑟。卡鲁瑟来自于汉考克地区，他有很多时间都待在洛杉矶，忙着到好莱坞寻找支持和筹资。每次他一来，弗兰克就要帮忙协调保卫工作。